

菊影故园霜

□寒江

如果在乡村，为秋天找一种花作为“代言人”，菊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在我老家的秋日里，菊花随处可见，街道旁、院门内，甚至迎面的一堵土墙上，总有一两盆菊花，居高临下绽放出它的骄傲。

秋日的村庄，菊花绝对是花草中当仁不让的主角，那些一串红、美人蕉、牵牛花、打碗碗花什么的，不过是菊花的点缀。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谁能有菊花这样的霸气呢！

随便敲开一户农家，开门便可见菊。就算是村里一个人过日子的二奎，也是菊花满院。这些菊花为他的院落增色不少。媒人给他介绍对象时，总会忽略他的土墙、老屋，而是强调“他家的菊花可好看哩”。我常见二奎站在花前，表情比

平日温柔许多。菊花的光泽，甚至把他原本坑坑洼洼的脸都抹平了。

我的祖母也爱菊，屋檐下、墙根处、老井旁、盆盆罐罐里，都栽满了菊花。那时，父亲弟兄六人，成家立业有孩子后，还和祖父祖母挤在一处四合院里。家人们和睦相处，院子里整日欢声笑语。

秋天的黄昏，祖母常在菊花前摆一长桌，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。菜香，花也香。夕阳的余晖洒满院子，为原本就金黄的菊花镀上了一层金，大人孩子的脸宛若涂了一层金粉，到处都金灿灿的。

老宅的菊花品种多，千头菊、狮子菊、墨菊……大多是祖父从外地移植来的。祖父知道祖母爱菊。以前祖父天南地北做工，遇到好看的菊花，就买一棵或求一棵，千里迢迢带回来。当祖父老得

再也不能外出时，常和祖母肩偃着肩，坐在院子里赏菊。祖父会向祖母讲述每一种菊花的来处，还有菊花背后的故事。

后来父亲兄弟六人，各家盖了新房，搬了出去，老宅也空荡起来。祖父祖母去世后，老宅年久失修，渐至坍塌，但院里的菊花仍在，年年秋天绽放。母亲一直照顾着这些菊花，她说“留着这些菊花，也就留住了些念想”。我每每回到老宅，在菊花前伫立，都能感受到，这些菊花上面，祖父祖母恋恋不舍的目光。

那年秋天，我在远离家乡的乡野独自游走时，曾在一个小村庄里见到一处老宅，残垣断壁、荒草丛生的院中，竟有一簇菊花正兀自开得灿烂。此时，夕阳西下、夜幕将垂，不远处炊烟升起，我望着这簇菊花，竟簌簌落下泪来。

菊花开 重阳至

□白春玲

只要看到菊花盛开，我就知道重阳节到了，然后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。

外婆家门口种的全是菊花。外婆于耄耋之年辞世，辞世前几天，还坐在家门口一边赏菊一边剥玉米粒。每当有人从门口经过赞叹菊花之美时，外婆就招呼人家“家里坐”“喝茶茶”。

外婆会熬膏药，来她这儿拿膏药的人很多。外婆的膏药没有定价，有钱的“象征性给点”，没钱的直接白送，所以外婆的这项技艺并没为她带来什么经济效益，倒是搭进去不少药材、时间和精力。

我的母亲和大哥也都爱菊花。母亲在老宅影壁前种了一大丛菊花，花开时节那淡雅的芬芳，是我记忆中家的味道。大哥家中阳台上养着一大盆红菊，中秋节前后，一二百朵红菊挤满枝头，热烈灿烂，堪称一大盛景。

我也爱菊，不仅爱它美丽多姿的外观，更爱它养肝明目的功效。每当我读书、打字眼睛疲劳时，就摘一两朵清香的菊花泡进热水，冷却后用菊花水洗眼睛，顿觉神清气爽、心明眼亮。

菊香阵阵正重阳

□杨蕾

清晨，阳台上的菊花开得正盛，阵阵香气飘进屋内。又是一年菊花开，又到一年重阳日。母亲在阳台上浇花的身影，让我想起了姥姥从前浇花的样子……斯人如菊，重阳又至，我任由思念飘向记忆深处。

姥姥生前最爱菊花，多年前她曾让姥爷在院子里专门搭了个放花的台子，让各种菊花在秋风里争奇斗艳。有客来访，人还没进门，阵阵菊香便先一步迎了出去，来人闻香进院，望着那一片姹紫嫣红赞不绝口。也有朋友专程登门求菊，姥姥会大方地任其挑选，“看上哪盆直接端走”。

姥姥的慷慨可不仅表现在赠人菊花上。听母亲说，她小时候物资匮乏，姥姥姥爷勤俭度日，每逢乡邻上门借米借炭，姥姥总是二话不说马上拿给人家。母亲当时不理

解，觉得这种出借总是有借无还，不如不借。姥姥却教育她：“谁都有遇到难事儿的时候，别人能张开嘴问你借，那是看得起你这家人。”

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，或许一个人钟情于一物，往往是因为人与物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。菊花，既可以供人欣赏，也可以食用、入药，它慷慨奉献了自己的一切……读懂了菊，我也就读懂了姥姥。

小学那年的重阳节，我学了几首与菊花有关的诗，跑到姥姥面前献宝般一首接一首背给她听。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……那时天气已有些寒凉，常见的花早已衰败凋零，唯有菊花一朵朵绽放着，用顽强的生命力装点着小院。我那最爱菊花的姥姥，也

如菊花般，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。

姥姥85岁那年不小心摔断了腿，当时大家已经做好了她从此只能卧床的心理准备，可姥姥却凭着顽强的毅力重新站了起来。姥姥是裹过脚的，可想而知她在重新练习走路时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。起初，她只能扶着床短暂站立；后来，她开始从床畔慢慢踱向桌子；最后，她学会了借力拐棍慢慢行走……尽管姥姥走路时腿是跛的，可她迈出的每一步，都无比坚定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我多想再给姥姥背一回诗。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没有姥姥的重阳节，我浸润在菊花的香气里，任由思念从我心头飘向遥远的天国……

征稿启事

本报面向市民征集原创散文稿件，期待您通过文稿，与我们分享生活意趣、四季感悟、独家记忆、读书心得等。

征稿要求：1. 以泰安人、泰安景致、泰安生活为主体，行文真诚流畅、内容故事性强、情感饱满真挚、文风生动有趣；2. 字数不低于600字、不高于1500字；3. 稿件未经其他媒体刊发，知识产权明晰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，凡因作品著作权引起的名誉、经济纠纷，概由投稿人承担相应责任；4. 稿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：tswbdbxb@126.com，文末注明作者单位、详细地址（如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333号）、电话及银行卡号。

